



威震敌胆

胡学方



威震敌胆

胡学方

广东人民出版社

威震敌胆

胡学方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0册

统一书号 10111·964 定价0.45元

内 容 简 介

这部中篇小说，以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战场为背景，描写人民解放军一支炮兵部队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指引下成长壮大的故事，着重塑造了共产党员、炮兵排长周立斌的英雄形象。

周立斌和他的战友，肩负着建设人民炮兵的光荣使命，从延安炮校来到东北战场。他们遵照毛主席“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英明指示，贯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深入山区农村，结合土地改革，发动和依靠群众，战胜地主、土匪的捣乱破坏，找到了日寇投降前夕埋藏、炸坏的大炮。随后又在进驻工厂参加修炮和开赴前线的进军途中，先后粉碎了混入我工厂和部队内部的国民党特务的反革命破坏阴谋，终于投入反攻的战斗，用破旧的火炮，打败了美式装备的敌人，在我人民炮兵的战史上，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

封面、插图：李仁杰

目 录

引 子	1
一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4
二 七分高兴三分愁	11
三 篝火熊熊	19
四 初进山村	27
五 针锋相对	35
六 马棚夜话	42
七 狼狗与阴谋	50
八 点在线上	58
九 林中枪声	66
十 绿油油的大炮出土了	72
十一 灯下叙情	79
十二 中途改道	88
十三 老农指路	94
十四 金水湖上	101
十五 特殊任务	110
十六 耳聪目明	118

十七	观 察	126
十八	一盒奇怪的饭	132
十九	出征前夕	139
二十	“白鼻梁”是怎么跑的	146
二十一	铁流滚滚	153
二十二	他身上有家伙	160
二十三	“大老黑”病啦	166
二十四	战斗前的战斗	173
二十五	暗打狐狸明打狼	182
二十六	破山炮初显神威	188
二十七	到敌人鼻子下去打	195
二十八	大炮当手榴弹用	203
二十九	炮前斥敌	208
三十	接 旗	214

引 子

南海前哨。

阳光明亮，视野辽阔。海浪，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涌来，
哗！哗！一浪接一浪地冲击岩石。那岩石巍然屹立，纹丝不动。海浪碰击在它的身上，变成了飞溅的白沫。但是海不服气，一浪被打下去，一浪又接着上来。遇到台风季节，你看吧！波涛汹涌，桀骜不驯，仿佛要把岩石咬碎、吞没。而岩石总是以坚毅不拔的姿态迎击海浪，永远是个胜利者。

就在这南海前哨，驻着我们一个炮兵连。一尊尊大炮，昂首仰脖；威严的炮口，对准敌人。红底白字的标语牌上，写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一队新战士迈着矫健的步伐，来到了连队荣誉室。指导员指点着墙上的一面面锦旗，对大家说：

“同志们，我们连队这些旗帜，多数是在战争年代得的。每一面锦旗，都标志着连队的一段战斗历程，都凝结着前辈的一段英雄事迹，都记述着毛泽东思想哺育人民炮兵的一段光辉历史。”

百十双明亮的目光，随着指导员的指点，一齐投向一面

破旧的锦旗上。

那锦旗，由于战火硝烟的熏染，黑里透红，满布弹痕。上面绣着“威震敌胆”四个大字，虽然颜色不是那么鲜艳了，但那活泼有力、潇洒、遒劲的字迹历历在目，显得格外威武庄严！

指导员激动地说：“这面旗，是我们连一门功劳炮的光荣标志。这门炮，听老同志说，是从东北金水湖捞上来的，日本造，破山炮。当时，一个轮子坏了，又没有瞄准镜，大家管它叫：瘸子加瞎子——特等残废。‘特等残废’能上阵吗？那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全面的反人民内战，扬言三个月消灭共产党，逼着我们拿起各种武器，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特等残废’也上阵了。炮兵老同志们说，炮是旧的，可人是新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旧炮照样可以为人民立功。事实正是这样。它在解放战争中，可厉害啦！穿弹雨，闯火海，专门到敌人鼻子底下去打，炸翻了许多乌龟壳，敲烂了无数豺狼窝，从松花江畔打到南海之滨，把敌人打得魂飞魄散，落花流水……”

虽然，炮不在，人不见，但指导员激昂的语言和深沉的表情，勾起了新同志的丰富想象。他们仿佛看到了英雄们驾驭着功劳炮，在烽火漫天的战场上冲锋陷阵，谁能不敬佩、羡慕、神往！

“功劳炮现在在哪儿？”一个新战士突然发问。

“啊！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它披红戴花，送到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去了。”

“那，操纵这门炮的老炮手呢？”

.....

这时候，进来一个身材结实、脸色黝黑的人。指导员发出立正口令，跑上去报告：

“团长同志，我们正在讲传统课，请首长指示。”

团长叫吴大成。他一边还礼一边笑着说：“坐下，坐下。好嘛！回头看看走过来的路子，前进的方向就看得更清楚一些。”说着，健步来到“威震敌胆”的锦旗前面。

指导员兴高采烈地向大家介绍：“同志们，团长就是当年那门功劳炮的英雄炮手之一。请团长讲讲战斗故事，好不好？”

“好！”随着齐刷刷的一声“好”，响起了噼噼啪啪的热烈掌声。

“二十多年啦！”吴团长感慨地说，“那时候，我也和你们一样，是个小鬼，啥也不懂。还是讲讲咱们师周副师长吧，当时他当班长……”

一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熊熊烈火平地腾起，滚滚硝烟直冲云霄。“武运长久”的膏药旗，在硝烟中倒下，在烈火中焚烧。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打败了侵略者，宣告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运”的可耻结束。

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党在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下，从各个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越过渤海湾，跨过山海关，向战略要地东北挺进。

在大队人马当中，有一支穿灰军装的队伍，有的人腰里掖着手枪，有的人屁股旁边挎着匣子炮，但多数人却是赤手空拳。从哪儿来的？延安。是什么部队？炮兵。怪了，怎么没有炮呢？原来他们是炮校的教员和学员。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们正奔赴东北战场，准备经过整编、扩建、补充装备，创立一支炮兵部队。

队伍中，有两个小伙子又唱又乐，又说又笑：

“抗战八年哟哟哟，流血又流汗哟哟哟……”唱歌的叫殷德胜，二十七八岁，身材瘦削，一双眼睛明亮而机灵。小时候，他跟父亲打过柴、烧过炭，还跑过小买卖；父亲省吃俭

用供他读了年把子私塾。日本鬼子打到他家乡，他参加了八路军。现在，这支队伍里数他识字多，性情开朗，口齿伶俐，大家管他叫“知识分子”。眼下，根据上级指示，要去缴关东军的械，接受日寇投降，怎么能不高兴呢！殷德胜唱了两句，向身旁一个战士说：“哎！我说呀，这回非搞它几门三八野炮来打打不可。鬼子投降了，把装备缴过来，那真叫神气！”

“嗨！瞧你这股高兴劲儿，好象天下是你的。俺大老粗，跟炮没有缘分。”话音瓮声瓮气，一听就知道是个憨厚粗犷的人。他叫唐振武，二十一二岁，虎背熊腰，浓眉大眼。这个河南孤儿，父亲给地主当长工，累得吐血而死，母亲领着他逃荒到山西，饿死在半路上。那时候，他才十岁，自卖自身给一家烧锅（酒坊）老板放猪，青菜酒糟充饥，受尽折磨苦难；后来被八路军救出来，在部队里当取手、炊事员、掷弹筒手。一打起仗来，他好比没过河的小卒子，只晓得向前冲，决不肯往旁边闪，更不懂得往后退。现在，眼看战争要胜利结束，心里隐隐约有了一些想法。

殷德胜眼尖，看出了一些苗头，就说：“怎么的，对三八野炮不感兴趣！是不是想扛三八大盖？”

唐振武嘿嘿一笑，说：“你猜不着。实话跟你说吧，俺想搞一支……”

“搞一支什么？”

“搞一支新的自来水笔。”

“嘿！瞧你想的美。大老唐，你是想当知识分子呀！哈哈……”

“这有啥好笑的！俺是考虑，瞪眼睛真难受，将来回家搞生产也困难。在炮校，什么三角几何，X加Y，俺是一门也没门儿。细笔杆子到俺手里，好象一根铁棍，真难整。花大劲，耐心细心，把铅笔削尖了，一落笔，啪！断了。写一小片纸字，一根新铅笔，剩下两寸。进炮校三个月，铅笔头攒了一大口袋。这回出发，一古脑儿，叫俺倒啦！不搞支自来水笔，得多少铅笔叫俺糟蹋掉。”

唐振武的这番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在笑声中，殷德胜忽然发现唐振武走路神气起来，仔细一瞧，他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两人又逗起嘴来：

“哎！你不是有支钢笔吗？”

“啊！借的。”

“借谁的？”

“借班长的！写决心书，用铅笔，容易抹掉，非用钢笔不行。”

“哦！表示决心硬。你怎么写的？”

“还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打完鬼子搞生产呗！”

“什么？你这算什么决心？上级动员的时候不是讲啦，打完鬼子说不定还得打老蒋咧！”

“真的要打老蒋，当然俺也参加。俺后边也写上了，党指到哪里，唐振武就冲到哪里。末了俺还划了三个符号，一直一点的，叫什么号？”

“感叹号。”

“对！最后一点，钢笔里的墨水自动下来了，好大一滩。”

又是一阵笑声。

殷德胜要看看自来水笔，因为在他的记忆里班长没有钢笔。唐振武拗不过，拿出来给殷德胜看。

那钢笔虽说很旧了，卡子上的电镀都剥落了，但套着红绸的笔衣。殷德胜脱去笔衣一瞧，笔上刻着“雷天鸣”三字，不禁念出声来。

这时候，前面一个阔步前进的年轻战士回过头来，剑眉一扬，微笑着说：“这笔，是出发时雷政委送给我的，往后，唐振武保管，全班使用！”说话的是班长周立斌。他二十三岁，宽肩细腰，步伐有力，是个铁匠的儿子。从小跟父亲学打铁，习惯于看父亲的动作行事：父亲把锻件往炉里一杵，他就加煤块，拉风箱；父亲把锻件一夹出来，他就放下风箱柄，操起大锤把；父亲的手锤点在哪里，他的大锤砸在哪里，手锤点重一点，大锤就砸重一点。爷儿俩不必说话，就能配合得很好。天长日久，他养成了一种性格：沉默寡言，善观火候。参军以后，他平常也很少讲话，但一说出话来就有几斤分量。

“是！保证完成任务！”唐振武半真半假，好象接受一桩艰巨的战斗任务似的回答。

周立斌说：“老唐呵！你刚才想的不对头，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呢？不是保管钢笔，不是回家生产，是准备战斗！”

话不多，有分量。这话要出自殷德胜之口，唐振武非辩几句不可。当下，唐振武眨巴眨巴大眼睛，想了好半天，才答了一句：

“好吧！抽空俺把决心书改一改。”

队伍在前进……

另一支队伍跟上来了……

事实改写了唐振武的决心书。

你瞧！美国的军舰、飞机，把一批又一批的“中央军”运进了东北。这些家伙头戴牛皮帽，开饭吃罐头，腰挎汤姆式，张口喊“哈罗”。当官的更是洋里洋气，黑眼镜，白手套，长斗篷，短腰剑，嘴里叼着雪茄烟。

这帮家伙一进东北，何等嚣张！他们要占沈阳、锦州、大连、长春等所有大城市，名曰“接受”日伪投降，实则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

面对这种形势，我军各级领导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会、动员，说服、教育，率领全体指战员，认真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于是，我军就从铁路干线向广大农村作战略撤退。我们撤出一个城，敌人占领一个城；我们撤出一个村，敌人占领一个村；我们撤出一栋楼，敌人占领一栋楼。真是脚跟脚，步撵步。有时，我们没走出多远，敌人就出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为非作歹，连骂爹骂娘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真把战士们气炸了！

唐振武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几步，回头望一望，两把刷子似的浓眉，象一片乌云，压着冒火的眼睛，怒不可遏地嘟囔着：

“班长，俺不走啦！让俺去扛大枪！老子跟蒋光头拚啦！”

头里走着的周立斌没有吭气。他理解唐振武此时此刻的心情。面对阶级敌人的暴行，我们的战士怎能不满腔愤怒，怎能不求战心切啊！但他想，光生气是没有用的。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猖狂一时的敌人就一定会被我们消灭。大老唐这会根本不相信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了，还得把道理跟他说清楚，怎么说呢，得好好琢磨琢磨……。

走了一程，唐振武又开炮了：“狼心狗肺！抗战那阵子，跑到四川峨眉山，不打鬼子打俺们，俺们把鬼子打垮了，他倒来拣便宜、发洋财！呸！”

殷德胜回头看看火神模样的大老唐，又慢条斯理地说：“有话慢慢讲，有气慢慢出嘛！骂有什么用！自古以来，一切反动派都不是骂得倒的。”

唐振武是个炮筒子脾气，让他有话慢慢讲，比什么都难受。殷德胜刚才那几句话，显然是对他的批评。然而大老唐是个爱憎分明、爽快干脆的人。这时候，他象放机关炮似的说道：“对，对，对！敌人骂是骂不倒的。副班长，你去请战，要上级下道命令，揍他狗日的！”

殷德胜慢吞吞地应道：“同志，别着急！上级迟早会下命令的。自古以来，军队哪有光退不进的呢！”

唐振武接着说：“少来些‘自古以来’吧，蒋光头的军队，抗战期间就是光退不进。”

殷德胜笑道：“哈！抗战一胜利，他不是个劲地进啦！”他往后一指，“瞧！进得还满快哩！”

说到这里，唐振武的眼睛又冒火星了。殷德胜说道：“我告诉你，我们这叫运动战，现在是大踏步后退，过些日子就大踏步前进，有咱们漂亮仗打的，可就是……”

“‘可就是’什么？别拐弯抹角中不中！”

“中！中！”殷德胜压低嗓门说，“可就是咱们一无炮，二无兵，一个班除了正副班长就是你，自古以来……”

“副、班、长！”三个字很重，是周立斌口中迸出来的。他觉得战友们杀敌心切，跟自己一样，但应当坚信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有毛主席的指挥，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胜利，不应该乱说乱讲，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道理来说服大家，只好来个急刹车：

“带个头，唱歌子！”

“是！唱歌罗！向——向前向前，一二！”

队伍里响起了嘹亮雄壮的歌声：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

随着歌曲的节拍，千百双军鞋，嚓嚓嚓嚓，整齐有力地向前迈进，去“占领两厢”，去开辟克敌制胜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二 七分高兴三分愁

队伍急匆匆走了十几天，把敌人甩得老远老远的。这天，部队在一个小镇子东头关帝庙里驻下来，稍事休整。

周立斌想做点思想工作。他觉得身边两个战友十分可爱，挺有意思：一个象铁罗汉，有勇；一个象智多星，有谋，但思想上都有点儿毛病，需要帮助一下。什么毛病呢？还说不准。怎么帮法呢？也没有谱。在炮校好象没有啥，一出来就冒出问题来了。他想，当好一个班长也真不容易呵！

这时候，正巧团政委雷天鸣下连来了。战士们知道，政委的腿在抗日战争中挨过鬼子的子弹，这一阵子急行军，够他呛的。当政委一进庙门，大家蜂拥而上，簇拥着政委坐下。周立斌抱来一捆干草，给政委垫屁股。

政委方方正正的脸盘，炯炯有神的眼睛，好象永远在微笑。他跟大家一一握手之后，从口袋里掏出烟荷包，在大家面前晃了晃，说：“同志们，真正的关东旱烟，来！都尝尝，劲大呀！”他分给每人一点，大家卷好，吸着。在缭绕的烟雾中，他眉飞色舞地跟大家攀谈起来。

“这一阵子走得痛快不痛快？哈哈！谁要是不痛快，就